鑑止水齋集

鑑止水齋集卷十二

德淸許宗彥

攷一

周廟祧攷世室攷

唐虞廟制書缺有間禮讖唐五廟夏五殷六緯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攷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于親盡之祖限于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

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
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
侯祀于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于天下此周人
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
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
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
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
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
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
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

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并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有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旣岐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二祧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輙

仲管穴爲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辨焉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

鄭康成曰天子七廟賈公彥曰通姜嫄爲八廟廟八故奄八人按廟可稱祧祧亦可稱廟凡言七廟皆兼二祧說文新附字祧遷廟也玉篇祧遠廟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溯至四世必迭遷祧至六世必迭毀故昭穆皆宜辨也

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兆卽祧字之省鄭注兆壇營域正義謂卽四郊之兆非也下典祀云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則四郊之兆乃典祀所掌此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兆中廟中當卽祧廟守祧守之而肆師掌其禁令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也先公后稷公祖亞圉也天保詩云禴祠蒸嘗于公先王武王立七廟時后稷爲祖廟公祖太王王季文王爲四親高圉亞圉爲二祧傳言余敢忘高圉亞圉是也其時未追

王皆爲先公至制禮武王已沒祔武王而遷公祖毀高圉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則四親廟爲先王二祧爲先公以親廟至太王而止故追王亦祇及太王若如大傳以爲武王追王則四親廟中不應獨遺公祖是知追王當以中庸爲定鄭注以爲武王追王周公改葬中庸明言追王豈得以葬當之啓百年之朽壤飾四世之枯骨度非周公所出也武成金縢稱太王王季當是史家追稱之

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祧殺於廟讀此可見凡經傳中稱祧者多謙辭聘

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及傳所云先君之祧豐氏之祧皆對賓客爲挹損之言其實則廟也

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鄭康成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貌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賈公彥曰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

按說文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說文無祧垗即祧隆于壇墠而殺於寢廟已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七廟兼祧在內

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遷廟卽祧也載遷廟主以行則二祧虛主而五廟如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并五廟皆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其正廟之五廟不可虛主也此承上天子巡守專就天子之禮言以當七廟

句五廟無虛主又句自虛主者以下爲更端乃兼諸侯言之鄭氏于此無註馬昭張融誤讀七廟五廟連文爲句後人以天子諸侯分釋之至欲據此爲祧廟在七廟外之證非也

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一

周旅酬六尸

鄭康成曰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按六尸四親廟及二祧廟之尸孔穎達曰先儒與王肅竝云毀廟無尸然毀廟無尸遷廟當有尸也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
四廟
鄭康成曰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按此以廟制明
宗法故不及二祧
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
易于下
遷卽指遷廟五世而遷者親盡爲祧也宗法寓于
廟制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
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昏義祖廟未毀敎于
公宮祖廟旣毀敎于宗室卽祖遷宗易之義孔疏

但以服制爲釋遷字之解未明

大傳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陳祥道曰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有易不易之不齊也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遠廟者遠于廟自正廟而遷之于祧謂之遷故祧

曰遷廟去祧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壇墠鬼皆
毀廟禮記外傳曰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一殷祭
耳劉歆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
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
之殺也鄭康成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
曰壇除地曰墠五經異義曰將祧而去之故曰祧
孔穎達曰去墠曰鬼者遷入石函爲鬼按主自去
祧卽入石函不待爲鬼時凡主在廟中皆有石函
藏之不獨遷主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祏于周

廟是也記言去祧爲壇由壇而墠則壇墠之主不復反于祧可知凡毀廟之主皆當藏于始祖廟中文二年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何休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又太平御覽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歲終禱于壇禘及郊宗石室通典引晉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攷莊十四年左氏傳典司宗祏杜注謂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疏言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于石室石室卽藏主石函也摯虞決

疑要注廟主藏于戶外西墉之中有函名曰宗祏

春秋僖十五年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范甯集解皆據祭法釋之

大戴禮禮三本篇有天下者事七世荀子同

按諸經所說言廟制者略備祭法尤明白足徵然皆無有文武二廟不毀之語經生常言所謂不祧之祖者于經無攷也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

廟之主藏乎大祖又曰祭義曰今見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

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

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

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

而毀

以文武為不毀之廟誤自此始王者太祖亦是始

封之君非始受命之君此言始受命之君者蓋韋

議當代廟制意指漢高祖言非指三代也周之文

王亦稱太祖然非七廟中之太祖章說五廟其義
甚正遠廟爲祧雖亦得稱廟而非正廟也
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
氏傳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
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
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

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又曰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此亦誤謂文武廟不毀五廟見文小記祭法及周禮隸僕皆可據卽王制穀梁言七廟去二祧亦止五廟也至謂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不知祖功宗德之典與宗廟自別宗廟所以事先追孝非謂崇功德也后稷雖無粒民之功亦當爲周之始祖文武卽有受命之德亦不能不爲周之毀宗若

以功德而言旣有功德者禮得加崇必有弗戾者
禮宜損抑帝甲帝乙殷之亂主殷之廟制不聞因
此而滅則不因三宗而增可知幽厲周之暴君迭
遷之禮幽厲不從而汚則文武不從而隆可知蓋
功德之說不以施之宗廟此聖人不欲以尊賢之
義害親親之仁也
鄭康成注王制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
祧與親廟四注春官守祧職曰遠廟爲祧周爲文王
武王廟　盧植曰二祧謂文武　石渠論曰周以后
稷文武特七廟　馬昭難王義曰禮器曰周旅酬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故　祭法正義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竝在應遷之列故曰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曰有二祧　守祧職疏曰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

此皆以文武爲不遷之廟既以文武爲不遷廟而

周制止五廟不得不以二祧當之祧者遷廟乃以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賈言周初文武在親廟内不得爲祧則周禮制于周公何以先有守祧且守祧明言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則祧是先公之祧非文武之祧也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二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創典且爲周七廟之制所由來經傳不容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异于常制今二祧享嘗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無寢其制亦殺況鄭謂祧者遷主所藏之廟文

武以親盡而爲祧凡先王亦親盡而祧其主亦藏于祧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爲尊禮哉又鄭解祧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藏祧廟則何超上之有祭法去祧爲壇南史臧熹曰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所駁甚確張融欲申鄭義而知其與祭法難通遂指祭法爲衰世之言難以盡信則尊鄭之過者矣

王制正義引王肅聖證論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

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

王氏卽申劉中壘之議鄭以文武爲不遷而稔知禮經祇有五廟二祧故以二祧當之王亦以文武爲不遷而又稔知文武不可當二祧遂欲加二廟于七廟之外

凡七廟皆不得稱周室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　馬昭難王云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天子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

說天子七廟據周也
七廟爲周所創與因乎前代無確證東晉古文尚
書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語呂氏春秋論大篇引
商書作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祭法言七代之所更
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下即言廟祧之制則
廟祧之制周實因乎前代矣
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竝親
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況其君臣乎　孔穎達駁之曰天子七廟者有
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

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

諸侯無二祧顯考祖考廟止于享嘗是所謂降殺以兩也若天子七廟二祧諸侯五廟無祧是降殺以四矣至孔所駁亦非若天子無其人則五是苟無其人便與諸侯同制七五之異安在

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　孔穎達駁云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

此專指以文武為二祧之誤肅說是也孔謂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可知高祖之父祖甫當親盡自宜有享嘗之典而文武不得長為二祧也又祭法正義云去祧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去壇為墠者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是高祖之父祖苟非有祈禱便不得受祭誠有如肅所譏矣

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曰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為祧立二祧焉孔穎達曰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

王氏以高祖之父祖爲二祧廟又謂文武非常廟之數是文武在七廟外二祧在七廟內至傳家語又謂七廟之外有二祧其亦不足據歟

案宗廟之制未有不定于開國之初周公時文武爲祖考廟若謂其時虛立二廟于親廟上以待文武之親盡是以文武而下臨太王王季于理未順若謂至穆王共王時增立二廟則五廟共爲一宮牆室相比若欲增加必祖廟親廟皆須遷改無故而變易宗廟後王亦不當爲此且文武之不得不毀者周人首重宗法宗法自廟制而生所謂宗廟

之禮以序昭穆也始祖一廟百世不遷卽爲百世不遷之宗以下五廟迭遷卽爲五世而遷之宗若文武不遷則有三不遷之宗而宗法亂矣

又按自漢翼奉貢禹建迭毀之議議廟制者紛紛不定韋元成明天子五廟之制根據禮經確不可易惟以文武爲不毀廟則非言迭毀而不及二祧亦爲疏畧劉歆執言七廟而謂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則劉亦明知正廟止于曾高七廟實兼二祧爲韋說補所未備而始祖廟一親廟四韋劉亦無殊義然歆議雖爲當時所用而二祧之制迄未講明

自東漢末董卓蔡邕定以一祖二宗四近廟爲七廟則二祧遂廢于是有廟無祧有毀宗而無遷主而祖功宗德之鉅典遂溷弁其中而莫之辨至家語又別二祧于七廟之外而廟祧不分其來已久于是天子九廟之說興焉去古逾遠經術滋晦動言祖功宗德爲不祧之廟尋考經傳止有祧廟並無不祧之廟卽盧鄭諸儒亦以文武爲二祧曷嘗以文武爲二不祧乎夫以爲祧廟則祧是廟之遷者祧殺于廟循名責實而祖宗之不可爲二祧其理自著以爲不祧廟則祧直是親廟之不遷者祧

反隆于廟而其義不可辨矣

又按周止五廟自漢而下皆備七廟其數似增而實減其禮似隆而實殺蓋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爲遷廟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禘郊同爲重祭以大尊尊之義後世立七廟以祖宗當二祧之數則自祖宗外實止五廟高祖以上遷毀不以其漸而親親之仁薄所謂似增而實減也列祖宗于昭穆則上壓于太祖下齊于親廟享祀不得有殊禮而尊尊之義隘所謂似隆而實殺也

鄭康成注春官守祧職曰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注小宗伯曰祧遷主所藏之廟注守祧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祭法正義曰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也文武二廟旣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

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于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氏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祧者以魯襄公于時冠于衞成公之廟成公是衞今君之曾祖曰祧也　王制正義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

毀廟主所藏經無明文惟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韋元成據此謂毀廟主藏于太祖以禮推之合祭毀宗在祖廟則毀主自合在祖廟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鄭乃以爲分藏后稷文武三廟者鄭亦知毀主當藏祖廟惟誤以文武爲二祧則文武以後之毀主自不可越文武上藏祖廟若知文武非二祧則二祧長爲高祖祖父凡毀廟于祧廟必爲祖父行其主不當下藏子孫之

廟矣毛奇齡據曾子問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

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謂羣廟即毀廟主其藏諸祖

廟爲凶禮則曾子問又曰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

主以從豈專取毀廟主反遺親廟主乎是知羣廟

非毀廟

朱子曰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

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

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

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

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文王遷而康王祔

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此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卽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

爲少不同耳

鄭以文武爲祧猶不沒祧之實朱子言別立二廟則并祧之名去之矣劉歆知祧爲遷廟之殺朱子言增立二廟于三昭三穆之上則遷廟之殺不可見矣鄭以祧廟爲遷主所藏朱子以祧當遷毀字蓋忘其爲遷廟之名矣

五廟二祧考

易豫卦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祖文王也考武王也鄭康成云上帝天帝也王者

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也

書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鄭康成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皡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王
正義曰鄭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
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
武之廟告成洛邑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此云禋文武者明堂祭帝而文武配也經文
惟言禋文武不言禋帝者文武爲主也鄭分告明
堂禋文武爲二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烈文正義引鄭洛誥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

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卽明堂也
按曲禮大饗不問卜鄭注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
也易鼎卦彖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詩云我將我享
維羊維牛又晉摯虞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
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晉傳元亦
云于郊尚質于明堂尚文此經言牛一者舉其重
言之耳又郊特牲正義云其文武汎配則用太牢
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元
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云謂太微五帝用元牡
者彼爲告祭也按以洛誥証之周牲用騂是已湯

用元牡乃伐桀告天時未改德運猶從夏所尚也

王入太室祼

書大傳維十有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入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儀鄭康成曰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王肅曰太室淸廟中央之室按太室者文武世室卽月令太廟太室又曰世室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左氏穀梁作太室公羊作世室蓋明堂中一室曰太室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注曰宗廟也周之明堂卽夏之世室故太室世室得通稱矣周書程寤解文王召太子發于明堂遂禮有王居

明堂唐書禮樂志顏師古議引作文王居明堂之篇是文王時亦有明堂周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武王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然其制或未備故鄭答趙商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詩靈臺正義引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穎容春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竝云太

廟明堂同地玉藻正義引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晉書紀瞻傳瞻答秀才策云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凡此所云皆緣洛邑有明堂以祀文武同于太廟天子適諸侯舍太廟其至洛則舍明堂卽同路寢覲侯視學皆在于此故謂太廟路寢明堂異名同地至袁准正論云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不知明堂所

祀祇不在數中之祖宗其左昭右穆之宗廟自在觀門之左于明堂不相涉且又豐洛異地非所疑也又案左傳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杜注以爲祖廟古銅器欵識多言格于太室蓋太廟明堂異名同制故太廟中亦有太室之稱

毛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此卽洛誥之祭方營洛時庶邦冢君咸在故率以祀文王尚書大傳曰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于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蓋指此也淸廟卽明堂蔡邕所謂取其宗廟之淸貌則曰淸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淸靜謂之淸廟穎容春秋釋例同明堂位稱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而儀禮覲禮在文王廟實一地也文武同祭而序與詩止云文王者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而止及太王文王也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正義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

惟言祭文王者詩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惟言文王耳

雝禘太祖也

此亦明堂之祭以武王爲宗故文王爲太祖鄭箋太祖謂文王是也假哉皇考鄭曰皇考斥文王也既右烈考鄭曰烈考武王也太祖卽文祖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唐張齊賢曰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皇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注詩雝序

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羣主合食之太祖

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康成曰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正義曰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孔氏又謂明堂非廟引孟子對齊宣王語證之此乃袁氏之誤孟子勸齊宣王勿毀

明堂而陳文王治岐之事正以明堂爲文王廟也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按文王武王皆祀于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明堂位全篇皆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儗之文武世室鄭注明言象周孔穎達謂伯禽有文德故稱文世室武公有武德故稱武世室義與鄭違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是知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故公羊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其武公之廟止稱武宫成六年

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世室武宮稱謂

各異不得如孔所說公羊傳又曰世室猶世室也

謂魯之世室猶周之世室與此記文同徐彥亦未

得其解

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同

鄭康成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古周禮孝經說

明堂文王之廟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

王之廟並鄭說所本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

屋周人明堂唐會要顏師古引尸子曰黃帝合宮

有虞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則明堂乃周人所

立之名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國語魯語畧同

鄭康成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韋曜注國語同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

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正義曰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曰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親問志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按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五精之神鄭氏五天帝五人帝之說王肅駁之自宋以來視爲誣妄要其說實有所本東漢亦祭光武于明堂以配五帝此未可以虛理斷也至宗祀配帝本孔子之言則文武實爲明堂配食之主豈可合之宗廟之中即以此記考之舜與堯雖同出黃帝然代系分隔若祀堯于宗廟將列之勾芒上乎抑列之瞽叟下乎有虞即無序昭穆之制亦必不以同族高祖雜之親廟之中可知祖宗之祭與宗廟顯別自虞已然後人乃反謂祖功宗德與宗祀之宗別而說廟制者旣列祖宗于昭穆之上

說祭法者又謂舜宗瞽叟不當宗堯自生轇轕經
文皆不可通矣
按祖宗之名始見虞書舜之歸格藝祖受終文祖
禹之受命神宗是也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又注
尚書大傳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按
淮南主術訓言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
麥解則云王乃嘗麥于太祖是太祖卽明堂矣素
問五行運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亦卽書之
受終文祖在璣衡以齊政也索隱引尚書帝命驗
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

白日顯紀黑日元矩檀弓正義云舜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按虞尚赤周亦尚赤故虞周祀五府並以文祖爲大名史記五帝紀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是以文祖爲明堂其說古矣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正義曰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註云祖宗通言耳七代更立指禘郊祖宗其餘不變指廟祧壇墠等事春秋纂例引趙子曰祭法所言禘郊宗祖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有此四者斯言至爲精斷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注月令曰上帝太微之帝也疏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何休公羊學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曲禮正義曰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南齊書何佟之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

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耶唐書孔元義云文王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按岐周本有明堂爲周初祀文王之所此經所言是也周公營洛開明堂祭文武洛誥所言是也惟樂記言武王克殷祀乎明堂此經以爲周公並記者記孔子之言未知孰是又按宋司馬光等論宋仁宗不當配明堂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孝經所言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乎孝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

附案月令孟冬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此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以宗字絕句天宗上帝對文義似更勝樂記祭義皆言祀乎明堂不連宗字可證逸周書作洛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曰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按成王在洛邑烝祭止及文武則洛邑無后稷廟可知孔言太廟后稷誤矣宗宮考宮四字衍或註釋太廟之語傳寫誤入正文五是三之誤大廟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爲三宮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卽用此玉藻正

義及北史宇文愷傳引皆無宗宮考宮四字惟隋
書牛弘傳引太廟宗宮路寢明堂亦無考宮二字
僖九年左氏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
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
康成云脤膰祭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
福祿也脤膰卽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
合賜也按宗廟胙肉止分同姓此賜齊侯者宗廟
孝先一王之私祭惟同姓共此大宗者得以分胙
祖功宗德天下之公祭雖在異姓被功德者同得

賜胙也史記周本紀顯王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及此傳皆爲祖宗之祭故惟言文武若宗廟之祭當稱始祖矣

管子輕重已篇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又云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又云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

按祖宗之祭在明堂攷之書詩祭法孝經皆合無可疑者文武雖配祭實爲明堂之主公羊傳所謂

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合故古說以明堂即文王廟此文武世室之名所由立也明堂在國之陽與廟祧迥殊且明堂祖宗之典實定于周公營洛時是時宗廟在鎬京禋文武則在洛邑而欲以二祧當之此地之不可强合者也宗廟之祭主于祀先祖宗之祭主于報功崇德以宗廟論文武之尊不能不以后稷屈文武之親不能不以後王殺故親盡而祧祧盡而毀文武與諸先王不得有異以功德論后稷爲始封之祖文武爲受命之祖故后稷配天文武配帝典盛禮隆太王以

下皆不得有所以尊文武同於后稷而但以親盡
不毀當之此禮之不可強合者也禘郊宗祖同為
配食之祭禘義聚訟紛如而郊祖宗之為配帝並
無異義既為配上帝之祭則與二祧毫不相涉而
五廟二祧之數又豈得因祖宗而有增減耶
又按漢自惠帝尊高帝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
為太宗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通稱為祖
宗廟列祖宗于宗廟中非古禮祖宗之典也東漢
仍西都之舊又別祀光武于明堂則明堂祖宗分
而為二與周禮異矣

附按唐肅宗建中初以東都太廟闕木主禮官集議歸崇敬謂不合置據神無二主爲言其論甚正王彥威又據洛誥謂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遂請作闕主夫東西兩都並建九廟之非古禮人皆知之然終無以解洛誥禋祭之疑若謂周人因遷都而立廟則周公營洛非遂遷都其事甚顯良由未覈世室之文遂致兩廟之惑

文武世室攷

鑑止水齋集卷十三

德淸許宗彥

考說

西漢三雍攷

應劭注漢書河閒獻王傳三雍宮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唐歸崇敬据之爲說而武紀贊稱武帝興太學是西漢有辟雍復有太學也藝文志曲臺后倉九篇晉灼云天子射宮也西都無太學於此行禮也竊疑漢書屢言太學如王褒鮑宣傳晉氏豈不之見而乃爲此說小顏亦不加糾駁深爲可異旣而反復尋繹乃恍然知晉氏之言不謬也武帝贊中言疇咨海內舉

其俊茂與之立功與太學所謂俊茂卽董仲舒公孫宏蓋立學之請發于董而博士弟子員之置成于公孫所謂與之立功與太學卽指元朔五年令太常議予博士弟子一詔故本紀旣大書之而史漢儒林傳皆具載之蓋武帝興學之事止乎此若果立辟雍建太學則一朝盛典良史如遷固烏有不記之理乎儒林傳載丞相宏等議云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若是則武帝時太學卽博士之官舍而倪寛傳所云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者專指泰山之明堂言之耳是以何武傳言綏和三年成帝欲

修辟雍而儒林傳言成帝末或言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成帝之增弟子員卽爲修辟雍猶武帝之置弟子員卽爲立辟雍也惟其實無辟雍故劉向請之劉歆治之水經注渭水篇云渭水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鼎路門東南七里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堂四嚮五色官本改室字疑未然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平帝元始四年立者是也三輔黃圖云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南蓋北之譌七里實卽一地而互記之又謂明堂起于武帝河間獻王所對三雍宮卽辟雍皆

非也武帝明堂在奉高長安未嘗立獻王薨于元光
五年其年公孫宏始舉及宏爲相猶有不備禮之言
則元光時必無三雍之制可知已獻王本傳云獻雅
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對字與及字相
貫成文三雍宮爲帝所首問之事而獻王對之金樓
子曰對辟雍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胡梅磵注
通鑑亦解爲對三雍宮之制度統覈漢書紀傳及禮
樂志三雍實始于王莽莽之所爲不足道故班孟堅
東都賦云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
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蓋以西都所無者夸之也若武帝巳立三雍西都實不將追爾而笑乎王伯厚馬貴與並從晉氏之說晉氏雖在應後而其誼不可易也

太歲太陰說

太歲太陰漢以後罕言之近錢詹事大昕始通其義學者猶多未信詹事之書亦有未詳盡者宗彥爲推言之曰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直之辰也太陰者歲星出後而伏伏後晨見斗杓所直之辰也鄭注周官馮相保章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

然則今厤太歲非此也所謂與日同次斗所建之辰者如正月日在亥宮歲星正月出于亥正月斗建寅卽命此年爲太歲在寅東漢以後不用超辰則歲星與太歲不必相應故云今厤太歲非此也鄭又言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蓋太歲與歲星相對爲陰陽猶太陰與歲星相對爲雌雄也其注哲蔟氏十有二歲之號則曰謂攝提格至赤奮若是卽爾雅歲名鄭不復言太歲者夏正得天百王所同歲名當自寅始不如太歲之始子也淮南子天文訓曰太陰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

三後五百事可舉立春後得其辰者如歲星歲前十一月舍斗牽牛十二月而伏至正月立春後則與斗牽牛晨見於東方而斗建直寅是爲太陰在寅每歲推歲星晨見之月歲移一辰則太陰亦移一辰矣淮南又言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又言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由是觀之太陰始寅終丑故太陰一曰攝提格攝提寅也格始也所謂立春之後得其辰者也太歲始子終亥推步家以朔旦冬至爲立法之元步五星皆始于星紀丑宮則步太歲必始于十一月建子無始寅月之理矣古法

太歲以步厤故三統有推太歲所在術太陰以占歲故史記淮南並以太陰占水旱豐饑淮南天文訓多占驗禨祥之術是以詳言太陰而太歲僅一見也太歲所建之月歲星必與日同次太陰所建之月但取歲星晨見而不必與日同次此其大較也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贏縮非矣律厤志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此太歲始子之確據也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此太陰始寅之確據也豈可混乎或

謂閼逢攝提格乃歲星在寅宮合于上元本星度無論歲星周天止可以十二宮紀不可以六十甲子紀即論太初元年歲星所在漢志明言星紀婺女六度則亦斷不能移丑入寅也惟翼奉傳言太陰建於甲戌實即太歲所在然亦安知非有誤字不能執此孤文盡廢衆說若注家謂太陰在歲後二辰則正與今選擇家相合非古所謂太陰也今約舉歲星一周之行而以史漢淮南所言列表于左俾覽者易明焉

歲星 右行始丑終寅	太歲 左行始子終亥故曰子爲開主太歲	太陰 左行始寅終丑故曰丑爲閉主太陰

丑宮星紀

星十一月出斗牽牛與日同次在日後不能晨見既出而伏至次年正月晨見于斗牛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鈎則歲星行二宿荊州占云太陰居維辰歲星行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行仲宿三

子

十一月斗柄所建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子曰困敦歲星十一月出太初麻在建星牽牛按太初步上元日月五星皆起于星紀星紀始斗十二度終婺女七度太初元年星實在婺女六度而云斗牽牛者據星紀一宮言之爾雅星紀斗牽牛也律麻志又引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此在未改麻前正月猶

寅

淮南子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天官書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史與淮南同言太陰淮南紀歲前星始出之月史則紀其伏後晨見之月淮南又言太陰在立春後得其辰則本據正月晨見以定太陰與

子

宮元枵星十
出女虛二月
日同次危與
而伏至出後
二月晨亥年
女虛危見于

爲建亥之月星
以十一月朔在
婺女六度則十
月巳出婺女矣

丑

十二月建漢志
太歲在丑日赤
奮若歲星十二
月出太初在婺
女虛危

史無異義也閼
元占經引甘氏
曰攝提之歲攝
提在寅歲星在
丑甘氏以太陰
爲攝提者太陰
始于寅也

卯

淮南子太陰在
卯歲名曰單閼
歲星舍須女虛
危以十二月與
之晨出東方史
記單閼歲歲陰
在卯星居子以
二月與婺女虛
危晨出曰降入
甘氏云攝提在
卯歲星在子

亥宮娵訾

星正月出室壁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三月晨見于室壁

戌宮降婁

星二月出奎婁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四月晨見于奎婁

寅

正月建漢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在營室東壁

卯

二月建漢志太歲在卯曰單閼歲星二月出太初在奎婁

辰

淮南子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甘氏曰攝提在辰歲星在亥

巳

淮南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

酉宮大梁

星三月出胃昴畢與日同次旣出而伏五月晨見于胃昴畢

申宮實沈

星四月出觜參與日同次旣出而伏六月晨見于觜參

辰

三月建漢志太歲在辰日執徐歲星三月出太初在胃昴○王莽傳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倉龍卽太歲若太歲太陰爲一則當在午矣此亦太歲太陰當分爲二之確證也

巳

四月建漢志太歲在巳日大荒落歲星四月出太初在參○王莽傳歲在實沈倉龍辛巳

午

踵甘氏曰攝提在巳歲星在戌淮南子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甘氏曰攝提在午歲星在酉

未

淮南子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未星居申

未宮鶉首

星五月出井鬼與日同次出後而伏七月晨見于井鬼

午宮鶉火

星六月出柳星張與日同次既出而

午

五月建漢志太歲在午日敦牂歲星五月出太初在東井與鬼○律志引漢志日歲在大棣名日敦牂太歲在午

未

六月建漢志太歲在未日協洽歲星六月出太初在注張七星

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日長列甘氏日攝提在未歲星在申

申

淮南子太陰在申歲名日涒灘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申星居末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日天音甘氏日攝提在申歲星在未

酉

淮南子太陰在酉歲名日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

伏八月晨見于柳星張

巳宮鶉尾星七月出翼軫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九月晨見于翼軫

辰宮壽星星八月出

申七月建漢志太歲在申日涒灘歲星七月出太初在翼軫

酉八月建漢志太歲在酉日作詻

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日長王甘氏日攝提在酉歲星在午

戌淮南子太陰在戌歲名日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日天睢甘氏日攝提在戌歲星在巳

亥淮南子太陰在亥歲名日太淵

角亢與日同次出後而伏十月晨見于角亢

卯宮大火星九月出氐房心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十一月晨見于氐房心

寅宮析木星十月出

歲星八月出太初在角亢○王莽傳歲在壽星倉龍癸酉

戌

九月建漢志太歲在戌曰掩茂歲星九月出太初在氐房心

亥

十月建漢志太歲在亥曰大淵

獻歲星合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日大章甘氏日攝提在亥歲星在辰

子

淮南子太陰在子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日天泉甘氏日攝提在子歲星在卯

丑

淮南子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

尾箕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十二月晨見于尾箕○歲星不及十二年一周天每年行度又有進退贏縮史漢淮南所言特其大畧若求其細率則一周以後差數甚大卽一周之內其與日同次及晨見之月多有數日數度之差卽日曆亦有歲差不能齊一歲也

獻歲星十月出
太初在尾箕

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晧甘氏曰攝提在丑歲星在寅

右表直視之則太歲太陰所建相去兩月其歲星所在宿度則同古人簡畧僅舉大槩致學者易于疑誤西漢時步厤本不用太陰其言太歲恒與歲星相應至占驗家則用太陰又不必通于推步淮南言太陰如此之詳而但云十二歲一周天終而復始則不用超辰可知古人既多以太陰紀年而東漢時超辰之法廢則太歲太陰無怪其合爲一矣錢詹事始明超辰之理及太歲太陰二者之分而吾友孫淵如觀察不信其說乃舍漢書太歲在子之明文以爲在丑又

舍歲星在星紀婺女六度之明文以為在寅各移一辰以遷合于太陰其或未深考歟

七政時憲書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歲在斗初度十二月十六伏六十年正月初七晨見斗十三度（依古法為太歲在子太陰在寅）十二月初一在女三度嘉慶元年正月初一伏二月初一晨見虛六度（太歲在丑太陰在卯）二年正月廿七在室初度二月十八伏三月廿三晨見室十三度（太歲在寅太陰在辰）三年二月初一在奎四度三月初八伏四月初八晨見婁八度（太歲在卯太陰在巳）四年三月初三在昴初度

四月廿六伏五月廿一晨見畢八度（太歲在辰　太陰在午）五年四月初一在參六度五月十四伏六月初二晨見井十四度（太歲在巳　太陰在未）六年五月初一在鬼初度七月初一伏十六晨見柳十一度（太歲在午　太陰在申）七年六月初一在星七度八月十三伏廿八晨見張十六度（太歲在午　太陰在酉）八年七月初一在翼十四度八月廿六伏九月初九晨見軫十一度（太歲在申　太陰在戌）九年八月初七在亢一度十月初八伏廿二晨見氐七度（太歲在酉　太陰在亥）九年九月初一在心一度十月二十伏十一月初七晨見尾

八度（太歲在戌 太陰在子）十年十月初一在箕七度十二月初三伏廿六晨見斗十八度（太歲在亥 太陰在丑）此歲星一周之行與史記淮南畧同星行可驗非虛說所能爭亦非臆見所能附會也

附答姚秋農札

鄙著太歲太陰說亦未敢遂信以爲是姑存其說而已天官書以閼逢攝提格爲歲名又言月名畢陬閣下以爲顓頊法始甲寅年甲寅月者極是前人皆未見及故畢陬二字小司馬不能解也至呂覽序說言秦八年歲在涒灘八蓋六

之誤史記呂不韋傳載不韋作呂覽在七年以前序次甚明可證也

太歲說

太歲卽歲建與月建同理蓋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杓所建之辰也太歲爲陰行于地歲星爲陽行于天兩者必相應若夫以干支紀歲則以六十甲子相循而已古法太歲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考之春秋內外傳及漢書志皆符故太初三統皆有超辰之法漢志及左傳正義載之詳矣自漢太初元年丁丑至今嘉慶六年距筭一千九百空四應超辰一十三次餘

積三二以紀法除之乾隆三十五年紀歲庚寅加超辰十三年太歲在卯至嘉慶六年太歲在戌與歲星仍不相應今法歲星一十一年三百十三日四十六刻有奇而一周天約八十四年而超一辰以此數推太歲則自太初至今當超二十二次餘積五五乾隆十年紀歲乙丑加超辰二十二年太歲在亥至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按嘉慶六年七政時憲書歲星以六月出柳太陽六月在井鬼柳歲星與日同次而六月建未是太歲在未今法爲密合矣自東漢以來臺官不言超辰之法蓋太歲爲日者家所用與

推步無關疇人子弟既不講衡克向背之法則但以干支紀歲足矣而日者家又不知推步歲星所在但襲用臺官紀歲之干支故鄭康成謂今厤太歲非此也夫干支紀歲猶之元二紀年有何吉凶衰旺於其間而歲星所在可背不可鄉自左氏淮南太元皆言之蓋古人所重者而今則反置而不論矣

太歲超辰說

太歲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於律厤志者志云迺於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
本星度蓋是年十一月歲星出星紀婺女六度日躔
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與上元泰初
所在相合故云已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之
歲數積算四千六百一十七度超辰三十二推之當
在甲辰非丙子也必加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歲而
得上元丙子故志又云漢厤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
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中得超辰之歲九百
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初元年歲
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日丙子言百四十四

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是也劉歆三統乃追述太初而作左傳襄二十八年疏三統之厤以庚戌爲上元蓋不用超辰同虞恭等所推非三統本法其步歲星術以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歲數此數卽歲星超辰一周之數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得千七百二十八其推歲所在則以積年盈歲數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百四十四除而得積次左傳疏云厤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其欲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丙子起算算外得太

歲所在此超辰之法之顯然足据者太初以前雖無可攷然三統以春秋內外傳言歲所在推之武王克殷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算四百六十八歲星當超三辰越鶉火鶉尾壽星而在大火是歲重耳奔狄故董因言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算百四十五歲星超析木而至星紀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鄭康成謂此年歲星在牽牛是也歲星既超辰則太歲不得不從之而超所謂歲星常應太歲以見由此言之超辰之法古矣若四分則不然虞恭等謂四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

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年歲在乙未又上三百七十五年歲在庚申此但以六十甲子推算不復用超辰之法故恭等駁太初法云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蓋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至于虞恭蔡邕並以太初元年為丁丑近錢辛楣詹事以為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為丁丑此則不然漢志云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則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武帝紀太初元年首紀冬十月為歲首次紀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夏五月始正厤以正月為歲首蓋是時

始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
在子在其前追改厤後既以正月爲歲首則十二月
當屬之上年而太初元年爲丁丑矣若以爲丙子則
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既以十一月
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枵也蓋改元紀歲
自在丁丑而厤家據所推以立法定用丙子爲元者
步太歲必始于子而夏正紀歲必始于寅則或以本
年之太歲而入上年或以下年之太歲而入本年恒
有兩月之較其與六十甲子之紀歲者兩不相蒙也
高帝伐秦之歲歲星以五月出東井太歲在午下至

元封七年距算一百一算外當得乙亥而得丙子者
漢初承秦厤太歲自秦時積算已過超辰之限故也
更下推至王莽建國五年距算一百一十六未及超
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
酉若自丙子推之則未及百四十四年而已超一辰
又非超辰之本法矣

漢武帝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則是元封無
七年以正月爲歲首則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
月又不得屬之太初元年若繫之元封六年則
一年又不得有十五月是以史記厤書甲子篇

兩書太初元年一爲元封七年後之亥子丑三月一爲改建以後建寅之元年明乎此則丙子丁丑之異可知也已